

总理大臣

鈴木善幸

〔日〕 菊池 久 著

70764

D 731.3

2

总 理 大 臣
铃 木 善 幸

〔日〕 菊 池 久 著

亚 岩 译

李 成 宰 校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濤魂の総理・鈴木善幸

译自 山手書房昭和55年第二版

总 理 大 臣

鈴 木 善 幸

【日】菊池 久 著

亚 岩 译

李 成 宰 校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 $\frac{1}{2}$ 印张120,000字插页4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10册

书号：11091·70定价：0.63元

内 部 发 行

前言

人世间的事情真是有趣啊。在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众、参两院的同时选举中，自民党获得重大胜利和铃木善幸新政权的诞生一事，将要在各处引起反响。自民党内部认为，“在这样安定的政权下，是会有人同善幸先生争吵挑衅的。”现在，那些曾是反主流派干将的人叹息声多起来了。党内没有对抗和倒阁运动的迹象，六十八岁的经济企画厅长官河本自不必说，就连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行管厅长官中曾根，也不能出场了，而铃木后继总裁职位的竞选，那是三、四年以后的事了。一般认为那时候将完全是壮年和青年的天下。

在野党也同样失去了收复失地的机会，其领导人不久的将来也要更换一新。当再提到铃木地位的时候，朝、野两党的领导人已经返老还童，这就是现在党首脑一级人物的不可名状的烦恼。

有无尽无休烦恼的不只是政治家。许多评论家先生们对政治家的态度如何，有没有道德观念，政治能力怎样等争论不休，把它们当作饭桌上的话题。他们也学着在野党的腔调说：“很难攻倒善幸！”善幸先生所以不能博得更多的人望，是由于政治评论家的烦恼，不，也许是由于嫉妒。

自“悲剧宰相”鸠山一郎从吉田手里接过政权时起，迄今为止，我目睹了好几个政权的更迭，觉得自己已成了些许历史的目击者了。

从这些经验出发，我对这次没有抵抗的政变有三次预感。其一，是我对一个自民党议员说：“这届总裁是目白和

经堂^①的了。”“提醒”这位等待入阁的议员，这是大平不信任案通过的那一天的事情。其二，“自民党将获大胜，善幸先生将任首相。”这是我在大平首相去世那天正午刚过时预言的。当时与我对谈的两个人回敬我一句：“不那么容易吧？”表示怀疑。我未能使他们相信。

第三次预见，是在自民党内还没有形成铃木上台一说的时候。一次旅行途中，在列车内与我邻座的是老相识渡边美智雄先生。我对他说：“您是大平先生的得意门生。下一任将是善幸先生的，说不定请您任政调会长或藏相等重要的职务，那时候该你忙碌了。我期待着大刀阔斧的卓有成效的改革。”渡边先生当然对此未加否定。

就这样，我们俩在车中进行了一番“政治闲谈”。实际上本书就是以那时的“二人闲谈”为基础的。我认为新铃木政权面临着内政、外交、防卫、经济等很多问题，不能在绝大多数票上盘腿稳坐。

于是我指出了不少问题，并尝试着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希望铃木新首相也好，广大国民也好，认真地考虑考虑，这就是本书的宗旨。因此我要先打一声招呼：本书并非《铃木善幸首相传》。如果能得到读者的共鸣，那真使我喜出望外。

山手书店社长高濑广居和诸位社员先生决定出版我的这部拙著，并尽力惠予指导，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闲谈的伙伴、导致拙著问世的藏相渡边先生表示感谢。

1980年7月27日

菊池 久 于田台

① 目白：田中角荣住在东京文京区目白台，在这里指的是田中角荣，以下同。经堂：铃木善幸住在东京世田谷经堂，在这里指的是铃木善幸，以下同。

本书脚注一律为译者注。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捉摸不透的政治态度	1
为什么选中了善幸?	1
大平逝世以后	3
不谈政策的总裁候选人	5
为什么“和的政治”难以实现?	7
今后日本向何处去?	9
有没有值得肯定的功绩?	11
对池田辞职起决定作用的大平与铃木	13
能与金权政治绝缘吗?	15
第二章 用“直角政权”能否坚守政治伦理	18
对起用灰色二阶堂的怀疑	18
直角乎?厚角乎?	20
角荣的实权不可动摇	22
“角系”独占议长席位	24
还要继续捂住“臭政治家”的盖子吗?	27
政治净化机构是政党间做交易的材料吗?	29
铃木没有人缘的原因及其将来	31
真正的宰相应走的道路	33
第三章 铃木善幸根底之探索	36
生于岩手县的第五位首相	36
能否发挥岩手县人特有的坚韧精神	38
“渔民宰相”的决心	40
谁都能当上总理大臣	42
南部藩居民的怨恨	44

对学阀、派系无缘的政治家·····	47
铃木善幸的财源·····	49
“善幸的丑闻”·····	51
第四章 新首相的领导能力 ·····	54
遏制实力派人物的组阁之诀窍·····	54
长于人事的铃木就没有疏忽之点吗?·····	56
轻视党内人事安排必然招致灾祸·····	59
建立的是长期稳定的政权吗?·····	61
三木的统治能力究竟如何?·····	63
只要有数量优势即可获得举党一致的体制·····	66
在野党已被控制·····	68
第五章 热衷于公办选举的内外 ·····	71
政界向无名青年打开了大门吗?·····	71
公办选举能够实现吗?·····	73
向禁区挑战的有勇气的发言·····	75
醉心于小选举区制·····	77
小选举区制与鸠山下台之日·····	79
国民不希望急剧的变化·····	81
先改革参议院全国区·····	83
第六章 不要经济福利吗? ·····	86
抛弃“福利年”的三个厚生相·····	86
也有徒劳无益的福利·····	88
医疗赤字和高收入医生之间的矛盾·····	90
仅以“和”能渡过国难吗?·····	92
处于“病态前期”的钢铁业·····	94
对美关系处理不当 将使日本陷于困境·····	96
防卫吞掉福利了吗?·····	98
第七章 重建财政与增税的纠葛 ·····	101
大平的债务由国民承担·····	101

如何制定重建财政的具体政策	103
言多必失	105
穿上湿布衫的河本和中曾根	107
精简省厅的决定会引起震动吗?	109
行政改革的实施应在增税之前	111
下决心消除国铁、大米、保健赤字	113
第八章 外交“外行”?	116
——外交和防卫	116
领导人的更迭是世界的潮流吗?	116
铃木难于开展独自的外交吗?	118
世界并不平静	120
修复对苏关系的关键	122
要正确地把握苏、美、欧洲的现状	124
绝不是外交的外行	126
日本要成为军事大国吗?	128
第九章 能成为国民期待的首相吗?	131
首相的巨大权限	131
保卫国家的气概与增强防卫能力	133
以不聘请民间人士组阁为傲	135
“角荣影子”笼罩下的整肃纲纪	138
果真没有不正当地干预司法人事吗?	140
首相能否减免田中的罪	142
铃木首相的形象是第二个原敬?	144
附：战后日本大事记与铃木善幸的简历	
最为日本式的女性——铃木佐智	

第一章 捉摸不透的政治态度

为什么选中了善幸？

宰相的声誉及其评定，在于作为政治家的处身之道上。可以说，在适当的时候出任或辞退，是区别宰相愚明的分水岭。

1980年7月17日，在众议院以二百九十一票的绝对多数，铃木善幸（岩手一区）被提名为第七十任内阁总理大臣，担任了战后第十五任宰相——新首相之职。对善幸的祝贺之词，是从首相的进退问题谈起的，当然这作为祝词是不适合的，或许会使善幸周围的人怒不可遏。

但我相信，新首相铃木一定会认真聆听“您作为首相，最初也是最后的最大的决断，应当是掌握首相去留的时机”这一“爱护性的建议”。迄今为止，新首相铃木之所以被誉为卓越的政治家，是由于他“忍耐”、“接受”的性格成为党内团结的巨大力量。所谓“首先听取别人意见”这一作为具有三十二年之久的政治家的态度，即使在身居政界之峰的今天，也还是保持不变。

期求新首相铃木采取果断的进退行动，有几个理由。

“为什么由善幸先生继任大平先生呢？根本不清楚。”许多国民持有这样的疑问。就选举首相的惯例而言，铃木善幸当选为首相的过程，是极不规则、极为特殊的。通过不正常的规则、手段被选为首相，可能是引起国民提出“怎么会是善幸呢？”这种疑问的原因。

迄今为止，自民党包括其前身自由党在内的执政党——保守党，在无激烈的权力抗争、党首之争的情况下，占居总裁、总理宝座的，只有吉田茂一人。铃木以举党一致的体制就任首相，是继名宰相吉田茂之后的第二个无争议首相。

吉田首相是以绘画中所描绘的喜从天降的方式诞生的。由于战争结束——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军部崩溃，这时候一直被禁止活动的政党就一起复活并组建了新党。

以1945年11月2日日本社会党（片山哲为书记长）的成立为开端，旧政友会系统的日本自由党（11月9日，总裁为鸠山一郎），旧民政党系统的日本进步党（11月6日，总裁为町田忠治），日本共产党（12月1日，书记长为德田健一），日本协同党（12月18日，委员长为山本实彦）等保革五政党，同一时期建立。

鸠山率领的日本自由党在1946年4月10日的大选中，以一百四十一个议席，一举成为日本最大的政党，政权本应从币原喜重郎转交给鸠山。可是，就在鸠山政权诞生之前的5月4日，鸠山因战时的右翼言行（撰文颂扬希特勒），被解除公职。

鸠山选择了战时因反军行动而闻名的当时外相吉田茂为继承人，并说：“我复职以前，就拜托你了！”这样，吉田茂便毫不费力地从外务高级官长——外相一跃登上了首相的宝座。

当时，吉田对党的干部提出的条件，是“不必担心选举资金，不要干涉我的人事”。他没有陷入党内斗争的泥沼，未经选举洗礼，而且事先既没有向党内外，也没有向国民阐明就任总裁、总理的方针大策，就当上了首相。

鸠山被解除公职与大平病故，尽管原因不同，但是，党

突然失去了首脑，同时又必须组织政权，而围绕后继问题的党内抗争、政权之争又不可能展开——党内的这种情势，可以说此次铃木当选与吉田当选时的情形极为相似。

大平逝世以后

许多国民难以理解铃木首相的出现，这是不无道理的。铃木在7月17日被指名为首相后，便对建立的铃木新政党的去向表示了如下五点基本政策：（一）继承大平政治的“和”；（二）刷新行政，重建财政；（三）确立政治伦理；（四）促进物价对策；（五）采取适应高龄化的社会措施等。因此，“根本不了解铃木政权”的说法，未必正确。

然而，这次通过大平内阁的不信任案，解散众议院，众参两院同时选举，大平首相逝世，自民党大胜，铃木善幸的举党体制，铃木政权的诞生，这一过程对于预计会出现政局动乱、混乱，并准备迎接其到来的国民来说，正是引起他们疑问的过程。

迄今为止，自民党的总裁、总理的选举都是在动乱中进行的。许多国民总是痛心疾首地注视着自民党的这种丑恶的政权抗争，并准备在下次选举中作出赞成或反对的表示。

从吉田手中夺回了政权的鸠山的民主党，之所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是由于国民对鸠山的同情和日苏复交的诺言。铃木衷心景仰的池田政权，之所以在1960年秋天的总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二百九十六个议席，是由于国民反对导致安保骚动的岸信介和欢迎收入倍增的池田政策。佐藤荣作政权之所以在1969年年底的总选中取得二百八十八个议席，加上保守党系统无所属议员，保证了三百个议席，则是因为国民要求

实现回归冲绳、最终将使日本完全独立于美国——为这种期待感所驱使的缘故。

田中角荣以庶民首相的大肆宣传、他的人望及日中复交热，在1972年年底的总选举中取得二百八十二个议席，这虽然成为自民党的议席减少、走下坡路的序曲，但仍得到国民的支持。无论是哪一次，每次都表演了党内抗争的丑态。不过自民党总是能用诺言来弥补失去的荣誉，以新政策求得国民的信任。结果，总是勉强可以使国民之心围系于自民党。

可是，这次解散众议院后进行的总选举与以往不同。在铃木善幸被选为首相的情况下，它在政治活动过程中引起了各种变化。大平、田中主流派与福田、三木反主流派的斗争，是1979年秋天总选中赶大平下台的“四十天斗争”旧仇的再现，也可称为第二次赶下台剧。为什么称为“剧”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对自民党内发生的一系列丑闻处理不当，如：国际电话电信公司事件的原邮政相服部安司，在违反选举法事件中担任总负责人而被判为有罪的参议院议员系山英太郎、屡次违反选举法的众议院议员宇野彦、在拉斯维加斯用四亿五千万日元进行赌博的众议院议员浜田幸一等。对这些人的处罚，只限于停职、退党、免除候选人等。大平连一次决断性的处分也没有作出。反主流派以此为借口，强硬地要求赶出腐败的金权政治，从而达到动摇大平政权的目的。

福田、三木派缺席审议不信任案的众议院大会，是在他们等待自民党执行部挽留的目的被大、角主流派识破后发生的。这一行动同不信任案的通过和众议院的解散巧合了。

因此，在5月30日参议院发表选举公告以前，信任与不信任大平内阁、肃清金权腐败政治成了选举的焦点。可是，由于当天夜里大平因心脏病住院，6月12日去世，选举的焦点转为

谴责打倒大平的罪人，成为追悼选举。

这是一次真正的无焦点的斗争。至于政党的政策和公约，均被自民党主流派的“越过大平的遗体……”为歌词和反主流派候选人的“大平逝世的赞歌”的大合唱所吞没。

尽管如此，由于大平之死，国民认为曾多次争夺首相职位的中曾根康弘和第一次出马预选的河本敏夫，将作为大平首相的候选人进行夺魁战。鉴于宫泽喜一的才能，亦可作为替补候选人。推测“下任首相，将从中曾根、河本敏夫、宫泽喜一三人中选出……”，在投票日，6月20日当然会去投票所投上他们一票。

不谈政策的总裁候选人

自民党在众议院取得二百八十八席（选举时二百八十四席），加上洛克希德事件的黑色高官田中角荣、佐藤孝行、松野濑三及批判他们的原法相田中伊三次等保守系统四个无所属议员，共获得二百九十二个席位，其中二十席出于国民对“以死驱使国民”的大平的同情。余下的二百七十二票则有赖于1980年秋季的总裁预选中，不肯放过一票的三百万党员的努力和在超级巨星殒落情况下的小星中曾根、河本、宫泽三人的实力。

可是，首相选举结果，与小星中曾根、河本、宫泽似象非象的善幸，从影子武士变为真正的战士，从配角一跃而为主角。因大平和铃木策划宏池会政变，没有当上宏池会会长和首相的前众议院议长前尾繁三郎，在就下届总裁选举问题接受采访时指出：“报纸报道的似乎已经决定了，还没有拉幕就给人一种剧终的感觉”。他怀着狠狠地批判的心情是可以

理解的。

寄希望于在这次选举中肃清金权腐败政治、净化政治，对解散众议院和总选举持宽容态度的国民，他们的义愤是自民党党员前尾所远远不及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历来取决于党内情况，往往在没有向国民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从国民的角度而言，这实际上是该党的横行霸道、独断专行，很难使人理解。

国民在上届选举中支持“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是国民“赞许”并承认下届仍由自民党担任首相和执掌政权的证据。但是，这种支持决不是无条件的。自民党的总裁必然是首相，因此，国民期待着，象以前的总裁竞选那样，选举前由已成为候选人的中曾根、河本、宫泽三人发表自己的政策、设想，然后通过派系力学的平衡作用，从三人之中选出首相，这就是条件。

可是，结果如何呢？举行大平葬礼之前，实行“服丧期停战”的协议，表面上制止了派系的活动，但背后大平派在没有得力的继承人的情况下，却与田中派及以前反大角的福田派在暗地里紧紧握起手来。他们重新构筑保守主流的政权派系，把善幸推上了台。

自民党根本无意说明这次铨选的过程及其理由。但迄今由于激烈的总裁竞争，在派系斗争的过程中，每个候选人的设想以及其为人，均暴露在国民的面前。

以石桥湛山、石井光次郎、岸信介三人争夺鸠山首相继承人的第一次总裁选举为开端，岸信介与松村谦三（1959年）、池田勇人与石井与藤山爱一郎（1960年）、池田与佐藤荣作与藤山（1964年）、佐藤与藤山与前尾繁三郎（1965年）、佐藤与三木武夫与前尾（1968年）、佐藤与三木（1970年）、

田中角荣与福田赳夫与大平正芳与三木（1972年）、三木与福田与大平与中曾根（1974年）、三木与福田与大平与中曾根（1976年），截止大平与福田与中曾根与河本敏夫（1978年）的引进预选制度的“纯公选”，所有的候选人都阐明了其政策及抱负、观点，其中甚至有人公开了自己的财产，出席电视的公开讨论，表明其思想。

这次选举善幸首相时，在自民党大多数人形成支持铃木一体化以前，一直缄口不语的不只是善幸，中曾根、河本、宫泽等其他候选人也一直保持沉默。其中只有河本一人强制解散了三木派，随后，善幸也发表了解散大平派的宣言，但是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不谈政策、不说明政策的首相候选人——这种异常状态，今后恐怕是不能期待着国民支持的。

为什么“和的政治”难以实现？

“根本不了解善幸先生的政策、人品及其它一切”，这种呼声在善幸脚下的自民党内、宣传报道及为数众多的人们之中多了起来。宣传报道如此发达，而新首相铃木居然几乎没有著书。即使有，也只是在总务会上不连贯的发言，或在国会答辩的议事记录。但这都是照本宣科，很难说其中含有善幸主义。

象铃木这样，对外关闭心灵之窗，无己见，海螺般地紧闭御口的政治家是不多见的。加上他处于一国宰相的地位，因此，自民党内外的政治家、宣传报道、以至于国民对这位不可思议的首相善幸先生焦灼不安，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即使现在了解了善幸的全貌，又能怎么样呢？很多国民喜欢清谈国事，他们毫不隐晦地把善幸当作茶余饭后的

话题，当作酒席宴会上的菜肴来谈论，是很好理解的。

没有谈及政策就登上了首相的宝座，因此，在就任后会见记者时表示的“政见”，很可能是铃木首相的政策极限。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即使不能指望谈新政策，至少想知道铃木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究竟是什么样子。

可是，实际听到宰相铃木演说和设想的人们，却大失所望。“诚心诚意”、“和的政治”、“人人打棒球”，这就是首相铃木阐明的铃木政权的口号。其中首相最着力强调的一点是“和的政治”。

下面我想稍详细地介绍一下铃木会见记者时的谈话。

“迄今为止，我一直把诚心诚意地处理事务作为政治态度和政治信条。一直以尽量避免冲突、求和的姿态来处理问题。可把这种作法称为‘和的政治’。”

想看到首相善幸下狠心做冒险的事情，比缘木求鱼还难。人们对铃木的政治态度这种司空见惯的“和的政治”，倒不一定抱有很大的不满。那是因为，“和”的反面就是“战”。但当涉及到“和的政治”的具体内容时，却一点也没表现出来。首相铃木的特技是，党内的调和和调整。自民党如同一个幌子之下的杂居大厦旅馆，由铃木、福田、三木、河本、中曾根等根据各自设想经营。他们之间争夺旅客的角斗屡见不鲜。

如果善幸认真考虑“和的政治”，当时就应当强调首先要自民党内取消抗争根源的派系。然而，这是普通人思考的问题。善幸所以迅速成为首相，是由于各派疲于长期斗争，需要临时休战，而他无毒无害，能起到调整的作用，适于做各派之间的粘着剂，这就是他成为首相的基础。因此，当时他羞于提出派系之间的和。

当时，如果首相善幸作为“和的政治”的一个环节公开提出取消派系的诺言，那么，肯定会赢得拍手叫好的。但他未能够下这样的决心。

大平派及派系本身将他送上了本人不曾求过的首相宝座，因此，他不会扼杀和解散母体。更何况不可能实现的诺言是与政治性的自杀行为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不会去做那种蠢事。他以派系调整为己任，派系一经消失，也就失去了他在党内存在的价值。“和”的完全实现，是与否自己连在一起的。

今后日本向何处去？

对铃木政权“和的政治”持重大疑问的，不只是我自己。如前所述，感到失望者大有人在。

“我感到这是一艘没有思想的航船，一艘没有政治罗盘的航船。铃木先生出身于水产讲习所，可他的出航令人失望。我是想听到政治思想的。现在日本要向何处去，怎样决定目标，如何掌舵？可是铃木先生的政策却没有具体内容，通篇都是‘和的政治’、‘人人打棒球’等抽象政策（明治大学教授冈野加穗留、1980年7月16日《朝日新闻》），由期望过大到大失所望”。

反自民党的号角太田薰（合化劳联名誉委员长）从他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

“真想读一读修身教科书。虽然好话连篇，可是令人生疑。他能胜任调整工作吗？摆出一副改革行政、重建财政的姿态，可这正是问题所在。曾拖延改革行政、重建财政的人就是田中角荣。因为他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论。铃木也是支